

荆棘鸟书系

JING JI NIAO SHUXI

# 说，还是不说

余杰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 还是不说/余杰著. -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 2  
(荆棘鸟丛书)  
ISBN 7-5039-1864-0

I. 说… II. 余…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2287 号

## 说, 还是不说

---

策 划: 正源图书工作室

著 者: 余杰

责任编辑: 苗洪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295 千

版 次: 199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9-1864-0/I·784

定 价: 20.00 元

---

# 目 录

自由的言说(自序) .....	1
第一辑 暗夜流星 .....	7
第二辑 乱弹胡琴 .....	53
我是警察我怕谁 .....	55
“我们就是法” .....	60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	64
爱“嘘”之心 .....	69
最是伤心为教育 .....	74
(1)魔鬼学校 .....	74
(2)为谁擦皮鞋 .....	77
(3)残酷的“灵魂工程师” .....	81
(4)监狱化生存 .....	83
(5)可怜孩子压弯腰 .....	87
(6)教育杀人 .....	90
(7)以学生为敌 ——致高考语文试卷命题者 .....	93
(8)“神童”与法西斯 .....	97
成人童话里的王妃 .....	103
小丑的智慧 .....	106
淮海路惊魂 .....	109
对开放的渴求 .....	111

报馆与警察·····	114
埋在地下的哑弹·····	117
林庚先生·····	121
<b>第三辑 西潮澎湃</b> ·····	<b>125</b>
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 什么？·····	127
你从古拉格归来——致索尔仁尼琴·····	134
人之子——再致索尔仁尼琴·····	145
捍卫记忆·····	155
俄罗斯之狼·····	164
诗人：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171
地中海的阳光 ——读《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	181
从孤岛到地球村 ——评《克林顿访华言行录》·····	185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读《控制腐败》·····	188
<b>第四辑 柔情似水</b> ·····	<b>193</b>
那段岁月，那段爱情·····	195
俩人行（抒情短章 20 则）·····	225
(1) 送给你的花·····	225
(2) 枕边的落发·····	226
(3) 松子煮茶·····	228
(4) 洗出来的照片·····	229
(5) 镜前的长发·····	231

(6)那些夜晚 .....	232
(7)吹落的蒲公英 .....	234
(8)诺言 .....	235
(9)莲子做成的蜜饯 .....	236
(10)水声里的桥 .....	238
(11)你与佛祖 .....	239
(12)那部电影 .....	240
(13)柳 .....	242
(14)最后一支舞曲 .....	243
(15)星光之下 .....	244
(16)五月的长笛 .....	246
(17)门外的回首 .....	247
(18)流感 .....	249
(19)案头的薛涛笺 .....	250
(20)露珠 .....	251

## 第五辑 坐拥书城 .....

摩罗何以成为“摩罗” .....	257
龙飞九天——徐晋如《胡马集》序 .....	264
附：徐晋如赠余杰诗六首 .....	269
走向自由之路	
——读《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	
与近代中国》 .....	272
杀,还是不杀	
——读《鬼神泣壮烈——清末民初暗杀论》 .....	276
读《思忆文丛》 .....	280
(1)说,还是不说 .....	280

(2)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代人的命运 .....	282
(3)若为自由故 .....	284
反智论:《老子》的精髓 .....	288
显现的“新民”与隐匿的“立人” .....	295
绅士与流氓 .....	301
读古龙 .....	305
(1)中国病人——读《天涯·明月·刀》 .....	305
(2)星光刹那——读《流星·蝴蝶·剑》 .....	308
(3)谁是大人物——读《大人物》 .....	311
(4)武器之外的人心——读《七种武器》 .....	314
心灵独白与众生喧哗	
——以《联合文学》1994年6月号为个案	
看90年代台湾文学的走向 .....	318
<b>第六辑 畸</b> .....	<b>329</b>
序 .....	331
上篇 人与词 .....	334
下篇 畸人群像 .....	372

# 自由的言说(自序)

当我编完这本书稿的时候,一场大雪席卷了燕园。这是1998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新生们在未名湖畔奔跑着,堆雪人,掷雪球,清脆的笑声像阳光一样在银妆素裹的丛林间闪烁。我一个人到校园里转了一圈,燕园的雪景固然美丽,但我已然没有了当年的激动。居住在这片园子里已经五年半了,本科的同窗早已风流云散,而今日的我与五年前的我已判若两人。黄克孙先生译《鲁拜集》,字字含香。其中有一首小诗意境空旷寥远,我时时吟诵。诗云:“绿酒朱唇空过眼,微尘原自化微尘。今朝我即明朝我,昨日身犹此日身。”当我在书桌前对着一盏孤灯整理一年多以来的厚厚的文稿时,正是这样的心情。我从文字里看到了昔日的自我,看到了自我的脆弱与坚韧,看到了自我的寂寞与充实,看到了自我的哀伤与欣喜。

在纸上的世界里,我是自由的。纸与笔亲密无间的合作,是我表达的最佳状态。当然,这样的时刻并不很多,而且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写作需要心情来支撑,就像纤细的脚需要一双软弱的鞋子。我的心情是波状起伏的,通常以一个月为周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心态极好,思如泉涌,每天能够写四、五千字,写出的文字以后自己看也想“拍案叫绝”。然而,下一个月往往就文思枯竭,于是便放下笔,读书或者干脆玩耍,不写一个字。等到再过一个月,我又恢复了

良好的状态,重新开始饥渴般的写作——确实是饥渴般的写作,我就像荒年里的农民扑向米饭、沙漠中的旅人扑向清水一样扑向白色的稿子和黑色的钢笔。写作已经内化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失去写作的生命是我无法面对的生命,失去了写作也就意味着失去自由、失去一切。写作既是我对内在自由的捍卫,也是我对外在自由的捍卫。我清楚地知道,在我这个存在着表达的艰难的人背后,还有自由表达对他们来说更加艰难的“沉默的大多数”。

宿舍里暖气不足,在寒冷中,我捧起了德国作家赫塞的小说《梦系青春》。这位致力于探索理想精神世界的作家写道:“这个时代到处都在联合,都在培养随大流的人,而没有一处有自由和爱。所有这些联合体,从大学生社团和合唱队到国家,都是一种强迫教育,这是一种恐惧、害怕、窘迫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的内部腐朽、陈旧、近于崩溃。……人们害怕是因为他们从未信仰过自己,他们都感到自己的生活法则已经不对头,他们按老一套生活,无论是他们的宗教还是美德,一切的一切都与文明的需要不相适应。……人们精确地知道杀死一个人需要多少克炸药,但他们不知道怎样向上帝祈祷,他们甚至连如何才能快乐一个小时也不知道。这些胆怯地聚集在一起的人们充满恐怖,充满恶意,谁也不信任谁。他们留恋不成理想的理想,投石击毙每个建立一种新理想的人。将出现一次对石器时代神灵的清洗,像现在这样的世界将死去,它将毁灭。”我本来是为了寻找温暖而读书的,没想到这段话让本来就已经很冷的我更冷,甚至发抖起来。

寒意是从心底里升起来的。因为我自己正是在这样的体验之下开始写作的。我不是出于炫耀、傲慢或者愉悦才从事写作的,恰恰相反,我从事写作是因为:缺乏自信的我

需要寻求自信,缺乏温暖的我需要寻求温暖,缺乏爱的我需要寻求爱。我对自我和对外界的基本看法都是悲观的,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悲观。即使给我加冕上皇冠,我的这种悲观也不会减轻一丝一毫。在我看来,文章绝不是“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我知道自己拯救不了什么,改变不了什么,我所做的正如赫塞所说:“面对充满暴力与谎言的世界,我要向人的灵魂发出我作为诗人的呼吁,只能以我自己为例,描写我自己的存在与痛苦,从而希望得到志同道合者的理解,而被其他人蔑视。”

言说是自由的。这是我唯一的信赖。我用我的纸上王国来对抗邪恶、对抗虚伪、对抗暴力。每个方块字都是我不屈服的士兵。作为统帅的我,愿意为捍卫言说的自由付出任何代价。我没有别的财富了,这是我最后的积蓄,就像曾祖母们看得比命还重的“棺材本”一样。写作绝对与发表无关,与传媒无关,为发表而进行的写作和为传媒而进行的写作是可耻的写作,也是当下绝大多数的写作。但是,写出来的作品能够发表、能够进入传媒,毕竟是一件好事。目的与结果是迥然不同的。因为,“交流”是写作的目的之一。我不拒绝交流,而且在交流之中不断地调整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在这里,我又想起了卡夫卡的一段话:“写作有一种奇怪的、神秘的,也许是危险的、也许是解脱的慰藉;从杀人者的行列中跳出,观察事实。观察事实,在这过程中创造出一种更高的观察方式,更高,而不是更尖锐。它越高,便越为‘行列’之不可及;越无依赖性,越遵循自己的运动准则,它的道路便越是无法估量地、更加快乐地往上伸展。”我想,鲁迅先生选择写作的深层原因,大概也是为了避免继续“吃人”或“杀人”的命运,从狂人的绝境中解放出来。这是唯一的生路。同样,我选择写作也是出于这一原因。

收入这本集子的文字,大部分是我最近一年以来所写

的，它们忠实地记录了我生命历程中或深或浅的脚印。

第一辑《暗夜流星》，是近期所写的一组思想札记，跟收到《火与冰》里的文字一脉相承。短则十几个字，长则上千字，随心所欲地写了出来。零散固然零散，但是就像珠子一样，我穿起这些珠子的丝线是“自由”。每个字都是我在完完全全“自由”的心态下写出来的。所以，虽然并没有多少高深莫测的哲理，我还是珍惜它们，它们就像贝壳，在水中静谧地栖息着。

第二辑《乱弹胡琴》，是一组社会时评。鲁迅先生说，真正的杂文要像“匕首和投枪”，我虽身居象牙塔，却不愿“独上小楼成一统”，一直在热眼观世。“胡琴”者，本非中土所有，再加上我的“乱弹”，当然都是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还请识者见谅。我坚信，如果不允许“不和谐”的存在，那么“和谐”本身也将变得让人无法忍受。“不和谐”与“和谐”宛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作为“不和谐”的那一面，我坚决地捍卫自身存在的价值。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形容琵琶女的弹奏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我把自己看作那颗“小珠”。我顽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来。

第三辑《西潮澎湃》，是我最近对西方文化的一些感想和评论。其中，有几篇是集中谈俄罗斯文化的。我认为，俄罗斯文化是一个奇迹，在短短的三百年里诞生了璀璨的星辰。而且，在一代比一代残暴的暴政之下，大师们保持了旺盛的文化创造力。秘密在什么地方呢？我试图通过对俄罗斯知识分子个案的分析，来作为我们的镜子。包括俄罗斯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都可以拿来为我们所用。一个拒绝接受外来优秀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澎湃的西潮，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来接受。

第四辑《柔情似水》，触及了我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

分。郁达夫云：“生怕情多累美人”，这句话的确在我的身上灵验了。当年的深情伤害了对方，也伤害了自己。初恋一般都是不堪回首的，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来回首。读过我的文章的朋友，往往把我看作“侠客”，实际上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在我的身上，软弱的一面占据了更大的成分。也许这会让许多朋友失望的，但这才是真实的我。追忆似水的柔情，注定是要失败的。而我对失败已然安之若素。我想，自己所写的那些“刚性”的文字，如果没有这些“柔性”的文字作底子，是维持不了多久的。而这类“柔性”的文字，更接近我生命的本真状态。我永远怀念那位曾经跟我一起度过一段不那么愉快的时光的女孩子，并祝愿她幸福。

第五辑《坐拥书城》，是一批书评和文化评论。我有一种观点：对于读书人而言，要知道其性情面目，看其读何书即可。因此，这些文字的背后应该有一颗阅读主体的心灵。我读书很杂，兴趣太广泛，也太“任性”。所以，我自己知道，我这样的性格，成不了大学者。成不了就成不了吧，我不会为了要成“大学者”而改变自己。我宁可做不被任何欲望和规范所约束的“这一个”普通的人。清人李永和说：“丈夫坐拥万卷，何假南面百城！”这种满足感正是我所羡慕的。如果面目可憎的人太多，不妨把书当作朋友。

第六辑《畸》，是我本科时代的毕业论文。我在写作过程中尝试着独特的论文的写法，并与那种既成的模式化的论文写作相抗衡。这篇论文写得有点“四不像”。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张鸣老师精心的指导。我记得两年前，在1996年的冬夜里，我多次骑车到先生蔚秀园的家中，跟先生一起从提纲到细节逐步讨论论文的写作。师母温好绍兴的黄酒，我跟张老师一边喝酒一边交谈。张老师谈到兴奋处，不禁眉飞色舞。有一次，也是大雪纷飞，从先生家里出

来,夜已很深了。我带着醉意在雪中匆匆行走,回到宿舍时,才发现雪花浸湿了论文的草稿。我也想起那些在北大图书馆里查找资料的日子,翻开泛黄的古籍,就好像握着古人瘦骨嶙峋的手。而书皮上的灰尘被我轻轻擦去。发现一则材料的惊喜,不亚于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篇六万字的论文。这篇论文不算难读,所以我也把它放进这部书稿里。

这本书是我继《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尴尬时代》与《文明的创痛》之后的第五本集子。其中,部分文章曾经在一些报刊发表过。在此,谨向编辑过这些文章的编辑和阅读过这些文章的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感谢一切在我写作过程中给予我无私帮助的师长和朋友们。这本书的出版,还有赖于出版社的编辑们和策划者们的辛勤劳动,当然还包括印刷厂的工人兄弟们和大小书店的员工兄弟们的辛勤劳动。我诚挚地感谢他们。

最后,我想把这本小书献给我平凡的父亲和母亲。他们25年的养育之恩,是我用任何方式也无法回报的。

余 杰

1998年11月22日

于京西燕园一隅

# 第一辑 暗夜流星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近代一步步走向衰亡的命运，与中华帝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一个号称“东亚病夫”，一个号称“西亚病夫”，好像一对难兄难弟。

美国学者戴维森在《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一书中概述了土耳其帝国兴起、繁荣昌盛以至没落的历史。其中谈到了近卫兵团的腐败，近卫兵团本来是帝国战斗力最强的精锐部队，曾令欧、亚各个国家闻风丧胆。然而，近卫兵团的腐败，“正是奥斯曼国没落的最明显、也是最令人吃惊的迹象之一”。兵团人数不断膨胀，多达 20 万。但许多士兵不执勤，不出征，要他们去打仗，他们就开小差，到时候只是凭手里的军人证件领饷。这些领饷证也变成了可供买卖的一般商品。在帝国的土地上，军队是特权阶级，他们往往靠糟蹋国家、鱼肉百姓过日子，他们不能再从战争中夺取到战利品，就在国内肆意掠夺。1717 年蒙塔古夫人曾这么写道：“每天当我们经过那些贫困的村庄，看见军人目空一切的野蛮行径，我几乎情不自禁要掉眼泪。”

中国的百姓，日子又何曾好受一点？鲁迅说：“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老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鲁迅对只会“屠戮妇婴”的中国军人是深恶痛绝的。汪康年《汪穰卿笔记》记载了洋人的一个有趣的看法：“有西人见中国兵队云：‘中国之兵孱极矣，忽劲敌来，何以御之？’又遇匪曰：‘中国匪脆甚，不值一剿。’或难之曰：‘若是，何匪久未平，兵亦如故？’西人思良久得之，曰：‘以至孱之兵，剿至脆之匪，亦犹两强相遇，工力悉敌也。’”我还想补充一点：

至辱之兵与至脆之匪，还能荼毒他们的人民。

## 2

格勒尼埃在给加缪所写的书评中说：“人们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定有追求真理的权利。对真理的追求及由此而引起的疑虑不安和精神上的痛苦，我认为，应当由那些命运不佳，于世无求的人来承担。”加缪当然是追求真理、承担痛苦的那群高尚的人中的一员。

我想，宽容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渴求天上的生活的少数人和安享地上的生活的多数人而言，都应尽可能地对方宽容。

## 3

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写道：“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近来读报，也时有这样的感觉。足球明星范志毅打人，有记者批评说，中国球员不仅有一双臭脚，还有一双妙手。倘若足球改为手球，他们或许早就冲出亚洲了。立刻有人不平了，大谈球星代表国家形象，球迷要尊重球星包括球星的私家车。有一医院手术失误，切除了幼女的子宫，律师提出索赔，有人却说，数额是否太大了点？我想，这名“客观”的论者，大约是愿意把自己的阳具或子宫（不知其人性别）高价卖掉。

## 4

台湾《天下》杂志的封底有一则特别的广告，做的是“newbalance”品牌的跑鞋。主打画面是一双美丽绝伦的跑鞋，上面插着美国和苏联的国旗。跑鞋像一艘泰坦尼克号，

国旗像迎风招展的帆。

为何在跑鞋上插国旗，而且插美、苏的国旗，而且在苏联的国旗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仔细读广告语才恍然大悟。广告语是这样说的：“二战后，美俄并列为世界两强，分别成为自由与共产集团两大对垒的领导者，包括军事、政治、社会建设，甚至在意识形态、吃饭穿衣等看法、做法上，皆朝不同的指标，背道而驰。然而，五十年后的今天，事局丕变，我们由小窥大，竟然发现在这件事的抉择上——克林顿与叶利钦打从心底里，达成共识：选择总统慢跑鞋‘new-balance’。”

我想，若干个世纪后，历史学家在探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真相时，这则广告的价值比领袖的讲话、思想家的全集和诗人的诗篇都要重要。

## 5

真相。

所谓真相，就是新闻报道的反面。正反之间的张力，造成了黑色幽默的效果。

有一段时间，报纸上狂炒“北大国政系 92 级”。这个班级被描述成人人皆为雷锋、张海迪、李素丽。可惜，我认识其中好些人，知道他们与我一样，都是平凡人，脑袋里并没有多一两根弦。报道中有一处细节，某学生学习极其勤奋，头悬梁、锥刺股、手不释卷、囊萤映雪，念了四年本科，没去录像厅看过一次录像。后来，他的朋友告诉我，他是北京人，每周都要回一两趟家，他的家里有全套的“家庭影院”，他在家里早看“饱”了，何须像我辈“异乡人”，不得不在拥挤的录像厅里度周末。

否定人的正常欲望(包括娱乐、休息等)的宣传，是当不